

柳亭

懷舊集

懷舊集

柳亞子著

耕耘出版社印行

· 一 九 四 六 ·

懷舊集



著者 發行所
發行者 經售者
版權所有

柳 廣 辦 上 多 不
亞 出 版 社 華 龍 路 八 十 號
子 新 社 印 店 翻 准

S1-1000

目 錄

懷念阿英先生	六
懷念胡道靜兄	〇
懷念志超女士	一
新詩和舊詩	一
關於讀經問題及其他	一
閑話南宋	一九
關於大明英烈傳	二三
關於南明忠烈傳	二六
我的兒童教育觀	三八
紀念雙五節	四〇
更生齋隨筆	四五
辛亥革命外史	四九

一九四三年的期望·····	五一
民國三十二年的希望·····	五五
榕齋讀詩記·····	五六
雜談阿英先生的南明史劇·····	六三
還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	八〇
續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	九八
羿樓舊藏南明史料書目提要·····	一一七
明季吳江民族英雄吳日生傳·····	一七八
江左少年夏完淳傳·····	一二一
介紹一位現代的女詩人·····	一三八
紀念詩人節·····	一四四

懷念阿英先生

④

自從香港脫險以來，就担心着上海文化界朋友的消息。朋友太多了，他們的姓名當然不能備述。但，除景宋先生以外，比較地位頗重要，在私人方面，懷念也頗深切的，却是通訊過半年多的阿英先生。

到了桂林，偶然看見重慶出版的『文壇』第四期，它寫着：『阿英已全家離滬，惟已抵何地，尙無消息。』全家離滬，是我所高興的，但已抵何地，尙無消息，又不免使人聖念無窮了。爲了悶在心頭，老是不舒服，不如將我懷念的心情，索性寫一些出來吧。

我最初知道景仰阿英先生，還是在太陽社時代，這時候他的姓名是錢杏村。太陽社好像是出版月刊和叢書的，主要的人物是蔣光慈先生和錢杏村先生。蔣先生是我先前在上海時就認識的，錢先生却未曾見面。我這時候亡命日本，讀了他們的作品，覺得是頗有興趣的。

等到我從日本再還到上海，又隔了一些時候，太陽社就停止活動，光慈先生也逝世了。錢杏村先生却變成阿英先生，以標點晚明著作問世。這時候，他已在精心研究明清時代文學

和歷史的作品，而搜集保藏着許多不經見的書籍了。

不過我和他的關係，却在八一三之役上海淪陷以後才開始建立的，此時他已是魏如晦先生了。他編輯『文獻』，又在華美晚報上面發表他的南明歷史劇本『碧血花』。對於南明歷史，我是向來有些癖嗜的，便設法和他通訊，提出了許多意見。結果，他找人介紹來看過我一次，以後便繼續通訊討論。

南明三帝，第一個是安宗簡皇帝（弘光），第二個是紹宗襄皇帝（隆武），第三個是昭宗匡皇帝（永曆）。阿英先生在寫三個歷史劇，以表現這三個朝代。第一部『碧血花』，是表現弘光時代的，他借孫克威葛嫩娘的故事，來指點馬阮誤國的醜惡，結果南都淪陷以後，他們起兵抗滿，終於光榮的就義。阿英先生把劇本寫完以後，印成單行本，而且公演了。我在閉門謝客的環境中，偷偷地去看了一次，覺得很興奮。於是再和他繼續通訊，討論第二部史劇『海國英雄』的進行。

『海國英雄』是以延平王鄭成功爲主角，來表現隆武一朝史實的，但結果南京大戰等等，却已延續到永曆時代了。這和『碧血花』描寫葛嫩娘向鄭芝龍請援已延續到隆武時代，正是一樣的。『海國英雄』劇本的寫定，我參加意見很多，結果是成功而公演了，我又偷偷地去參

剛了一次，這是一九四〇年的冬季，我已將離滬赴滬了。

我對歷史是有癖嗜，但對戲劇却完全是外行。所以，提供的意見，也有能用的，也有不能用的。還有些却因為上海的環境，有時候是不能暢所欲言。例如，『海國英雄』中關於延平王創辦天地會的事情，是我提出的，但我主張要直接描寫天地會成立大會，全劇在歡呼萬歲非常熱烈的情形下閉幕，阿英先生便認為因環境不許可而只好割愛了。劇本原來有出版的計劃，我由滬到港的船中，還替它寫了一篇鉅言，但結果好像並沒有出版，不知是什麼道理。

在一方面討論『海國英雄』劇本時，一方面我們已在計劃第三部描寫永曆時代史實的劇本了，由於我的推荐，以女傑楊娥為主人翁，劇本就定名為『楊娥傳』。聽說劇本已寫好，并在上海公演過，可惜我無福參觀公演，也沒有拜讀過劇本，只在宇宙風乙刊上看到阿英先生關於『楊娥傳』寫作的一篇紀事文吧了。

我和阿英先生，始終只見過一面。以後，信是幾乎每天有的，但人却沒有見過第二次。我有一個工友，天天替我去送信；而阿英先生的信，却常常是他世兄送來的。有時候，他自己也送，却不肯進來小坐。我的工友認識他，開了門請他進來，他却總是不肯，等到我知道

原书缺页

『文壁』上說他全家離滬了，不知他到底往哪兒去。又不知道他的藏書都帶了出來沒有。希望他能到一個理想的地方，專心寫作，研究，替文學和歷史開闢出些光明燦爛的前途來！

一九四二，七，二七，桂林

懷念胡道靜兄

我在桂林，是不看晚報的。在八月六日那一天，偶然一個朋友來看我，帶了一張大公晚報來，却有如下的記載：

「東南日報由金華西遷江山衢州之時，中途全車被炸，損失慘重，該報編輯胡道靜氏且有不幸消息」。

這段紀載，看了使我非常驚駭，恐怖，痛心。所謂「不幸消息」，到底正確與否，直到現在還是無法打聽。不過，在我的情感方面，實在非常牽掛，不能忘懷的。現在，且把我和道靜的關係，寫一些出來吧。

我和道靜，可說是兩代的交情。要講關係，得從我和他老太爺寄塵先生的來往講起。我認識寄塵，是在南社成立的下一年，也就是民國紀元的前二年吧。寄塵是安徽涇縣人，他是模安先生的弟弟。此時模安在上海國粹學報寫文章，而寄塵則還在南洋中學念書呢。他們兄弟倆，都是南社的社員。寄塵年齡，實際上比我大一歲。但他從小考秀才，就少報了兩歲或

三歲，後來進學校，也是如此，直到加入南社，填寫『入社書』時，他還沒有把他的真實年齡披露出來。所以，我和他認識了二十多年，一直當他是我的小弟弟，直到在上海市通志館同事時，他剛剛是五十歲的一年，才揭穿了這個黑幕。這事情，是很有趣味的。

在南社中間，寄塵是一個非常忠實的社員。他身體很弱，作事則絕不貪懶，非常負責。對待朋友，也是好極了。我和他訂交將近三十年，來往間不爲翕翕然。兩人個性雖然不同，我狂他狷，但交情是始終一致的。對學問也非常努力，成就頗多，這些，在他身後我替他所做的『胡寄塵家傳』中，講得非常清楚，這家傳，印入樸學齋叢書中間。而寄塵的遺著，也正占據着『樸學齋叢書』中的一大部份。

寄塵出學校以後，整個的工作，是教書，當編輯。他在商務印書館編輯所中，是住了十年內外的。『一二八』以後，好像他離開了商務了。此時，我正担任了上海市通志館的工作，請寄塵當編輯，寄塵便把他的世兄道靜也帶了進來。

此時，道靜年齡很輕，新從持志大學畢業出來。但他聰明而又努力，工作效能，非常的高，在館中的同事，是沒有一個不敬佩他和愛慕他的。因爲他待人接物，又是非常的懇摯，非常的和羈。在幾個老朋友中每談到道靜時，大家總說，真到『難飄清於老鳳聲』呀！

上海市通志館創辦在「一二八」以後，却停頓於「八一三」抗戰之役。淞滬淪陷以後，自然大家都星散了。通志還沒有辦成功，積稿疊疊，道靜的成就最多。出版了三本『上海年鑑』，四本『上海市通志館期刊』，兩本『上海研究資料』；中間執筆的，在質在量，道靜也都占據着很重要的地位。

淞滬淪陷以後，不到幾個月，寄塵就因憂憤而逝世了。道靜上奉孀慈，下撫弱弟，過着他很艱苦的生活。他本來對於新聞學，很感興趣，以後便正式加入新聞界了。可是那時候租界雖還存在，敵僞已非常猖獗，在手槍炸彈的威脅之下，道靜還是很安定底做他的工作。他先在中美日報，後來又兼任了大晚報的編輯，在百忙中和我保持着通訊的關係。直到我離開上海以前，他還替市通志館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一部份的藏書，由道靜經手，運到了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去。

我是三十年十二月中旬離開上海而去香港的。臨走的晚上，市通志館同人來替我饒行，大家都很興奮。道靜好像很少開口講話，但臨別時殷勤的一握，我却在他冰冷的手掌上，窺見了他激動了底溫暖的友情。

我在香港，差不多默了將近一年，道靜常常有信來，不以盛衰易節。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

後，自然交通是斷絕了。我在流亡的途中，也很思念着道靜，和其他市通志館同人的行止。記不清是在老隆還是在興甯吧，報上有了關於道靜的消息，說他到了金華，担任東南日報的編輯，我心中非常欣慰。誰知行抵桂林以後兩個月，却於無意中看到了大公晚報上這一段驚心動魄的記載。

不過，我是不相信道靜真個會遭逢不幸的。而一方面，內心又很恐怖。所以連在上海養病的樓安先生，我也不敢去驚動他而向他打聽道靜的消息。還有，從我到桂林以來，往往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朋友，會突然來找我，或是和我通訊。對於道靜，我也是這樣的期待着。但是，從八月六日到今天，差不多又將近三個月了，而道靜的消息却還是杳然。爲了悶在心中太難過，所以把它寫了出來。希望道靜還在人間，或者見了我這篇文章而給我來信吧，那就是非常的幸事了。

懷念志超女士

自從馬尼拉淪陷以來，已有半年多了。這太平洋上明珠般的都市，在抗戰以前，是曾經留滯着我十天以上溫馨底旅夢的，山川人物之盛，歷歷然如在目前。現在，整個兒都踐踏在敵人獸蹄鳥跡之下，思之不勝悲憤。而朋友中間，尤其使我担心的，却是志超女士的安

全。

志超是亡友季恂的學生，又是他的同鄉。她是畢業於松江景賢女中的，這正是北伐以前江蘇南部革命的搖籃；在它的教員和學生中間，曾經有過不少爲革命而犧牲的人。志超雖然不甚參加實際工作，但她政治頭腦甚清楚，頗有正義感：對於文藝，也有着癖嗜的愛好，正是一個聰明的女性。

一九二六的春天，我和季恂都在上海工作，賃屋於法租界望志路永吉里。志超也住在那兒，她是讀書兼養病。我們那時候晨夕見面的，季恂而外，有墨樵，秋石，重明，競西諸人，都是工作上的夥伴。志超呢，因爲她不甚參加工作的關係，所以沒有多大的往來。

這年的四月底，我挈眷和墨樵夫婦到廣州去了。到五月初旬，志超也同着季恂前來。最初，我們都住在一家取名爲「客廬學旅」的公寓裏面，差不多天天相見。後來，我搬到一個女朋友家裏去住，不久離粵返滬。這一下，就在無意中和季恂墨樵訣別，永遠不再見面了。

季恂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病故於廣州的，此時志超已先赴武漢參加工作去了。武漢政府解體以後，好像她還到上海，曾經在租界被捕過。後來，她就到馬尼拉去，和在武漢時代認識的某君同居了。

我和志超的重見，已記不起時候，也許是一九二九年吧，地點則在上海。此時，她已從馬尼拉還來了。我是在上海看見她以後，才知道她和某君同居的一件事情的。她身體本來不好，常患咯血之症，據說馬尼拉熱帶的氣候和她多病的體格不甚合宜，而她又惦念她鄉下的母親，所以她毅然還國，暫時不想再去。但某君却因此而不高興，後來便生出了許多的誤會來。

好像是一九三五年吧，我參加上海市政府發起的觀光團，到馬尼拉去遊玩；此時志超還在上海，但因為她的關係，我已和某君在通信了，我到馬尼拉以後，某君熱誠地招待我，替我介紹了許多朋友，我很感激他。一方面，好像他是很希望志超重去馬尼拉的。

等到我從馬尼拉遷到上海以後，志超却依學不想去南洋。這時候，她身體仍不很好，有時在醫院中養病，也有時候，住在人家公館裏教幾個小姐們國文和英文之類；另外一些時間，是暑假或寒假中，則住在女青年會或是三馬路慕爾堂的宿舍裏面。

後來，聽說她和某君鬧翻了。她來告訴我，說是某君的不對。我寫了一封長信給某君，希望他們言歸於好，語氣寫得很重，但也沒有效力。

七七抗戰事起，某君遷到南京來了。有一天，他從南京到上海來看我，第一句話就說：『我和志超又言歸於好了。』在我，那自然是很高興的消息。此時，抗戰熱潮非常高漲，某君又給我談了許多各方面合作的好消息，大家都很興奮。最後，他說他不久還南京，想和志超同去。隔不了幾天，果然聽見說他倆都走了。

以後，八一三戰事發生，接着淞滬棄守，南京淪陷。聽說他倆到了武漢。再後，好像又說都對重慶去了。但不久，有人從香港來，則說在那兒看見志超，很不得意，好像和某君又鬧翻了似的。直到一九四〇年年底，我從上海到香港，看到了彭老先生以後，才知道志超真的又和某君鬧翻，而重行渡海到馬尼拉教書去了。我問他再次鬧翻的原因，和兩方面的誰是誰非，彭老先生却不肯講，只是搖頭太息吧了。